

黑山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辽宁省黑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80年10月·黑山

编辑凡例

一、本辑文史资料的编刊，旨在收存、积累、充实与完善历史资料，以推动征集、撰写、研究和编辑史料工作之开展；亦可供藏书、阅览以及历史研究与乡土教材之参考。

二、本辑文史资料，内容包含政治、军事、文化教育、历史人物以及宗教、文物、名优特产和地方史料等共三十一篇九万三千字。绝大多数稿件均为撰写者亲闻、亲见、亲历的翔实资料，富有史料的真实性与可读性。

三、本辑文史资料所载之文稿，在尊重作者原著的前提下，编者作了适当的综合、删节、选录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四、本辑文史资料，在征集稿件，编审核正过程中，承蒙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怀并大力支持，对此，深致谢意！

五、由于时间仓卒，水平所限，疏漏或舛误之处在所难免，切望阅者勿吝朱玉，予以补充订正。

编者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黑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组织成员

主任委员：刘 央

副主任委员：张 喜 宽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孙 万 里 何 浚 洲

汪 汉 民 罗 巍

段 琳 赵 昆 刚

175

目 录

◎地方史料◎

- 1、金代望平县遗址考……………韩希愈(1)
- 2、望平“粮鱼务”址考……………许作栋(9)
- 3、对韦城子历史考察……………李箕山(11)
- 4、历史上的“镇静堡”……………赵昆刚(18)

◎政治·军事◎

- 5、崔兴武反建政纪实……………王荣升(22)
- √ 6、满州帝国协和会黑山县本部片断……………杨澄华(30)
- √ 7、黑山县的县、街(村)组织机构梗概
……………徐鸣球(34)
- 8、新立屯的清帮家理概况……………张庸春(42)
- 9、朝北营子维持会偷袭苏军纪实
……………黄金声 张喜宽(47)
- √ 10、对日寇血染四台子史实追溯……………赵昆刚(54)
- √ 11、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……………王荣升(57)

◎历史人物◎

- √ 12、辽西六逸——杜盼麟……………梁瑞新(66)
- √ 13、我所知道的张作霖……………许作栋(69)
- √ 14、孙烈臣传记……………王荣升(78)
- √ 15、洪福臣其人其事……………梁瑞新 赵昆刚(92)
- 16、王奉璋传略……………金公仆(100)

- 17、东北军团长杨德新轶事……………王春普 整理(106)
18、张乃彬轶事……………王巨宝(115)

◎文化·教育◎

- 19、解放前黑山的艺人活动概况……………杨澄华(120)
20、黑山二人转老艺人简介……………施 鹏(124)
21、黑山皮影戏概述……………施 鹏(129)
22、黑山教育会和《黑山教育报》……………梁瑞新(131)
23、原锦州省立黑山女高概况……………王惠琴 张士顺(135)
24、伪国高学校军训纪实……………贾永富(141)
25、新立屯中正中学始末……………赵昆刚(144)

◎宗教·文物◎

- 26、黑山基督教会概况……………李桂芳 整理(149)
27、遗留新立屯善德寺的一首题诗……………浦海澜(154)
28、芳山镇山双泉寺……………史宝海(156)
29、蛇盘山的传说……………史宝海(160)

◎名优特产◎

- 30、黑山之宝——六合玛瑙……………李铁光 李广勤(161)
31、六十年前的黑山风味小吃……………许作栋(166)

金代望平县遗址考

韩希愈

金代在我黑山境内设过望平县，已为众所周知。但历来考金望平县者，对其遗址问题，多持异说：民国时《奉天通志》考证，望平城址在黑山东境之莲花泊地；伪满所编《黑山县志》则又说，望平旧迹在黑山东北境之大黑山村。近年更有人玄言妄语，又说望平遗址在我县北境之东公廩。真可谓“众口纷纭，莫衷一是”，使人难知其遗址为何地。但经史文研讨及实地调查，也不难知之：金之望平遗址，既不在大黑山，也不在东公廩，乃在姜屯镇东北莲花泡西岸土城子的古城遗址。

“望平”本为汉代所置，至晋时已废。到金代又复置望平县，是袭取汉代望平县旧名，名虽相同而时异地异。汉代望平置于辽河之东，今新民县平安堡南大古城子（见《沈阳地方志丛刊》二期），而金代设之望平县则置于辽河之西，今我黑山县境内。其非汉望平故县，史有明文。

但，金设之望平究竟在黑山的什么地方？则又史无明文。然也不难从史文的记载中求而知之，从实地调查中取得佐证的。

据《金志》记载：“望平，大定二十九年升梁渔务置”。可见金之望平县是设在梁渔务地的。然则，“梁渔务”是地名吗？也不是，也是。据《辞海》注：“务，乃宋代官设贸易机关和场所，宋时的酒店也通称酒务”。又见《金史食货志》：“大定二十七年户部遣官问辽东来远军，

除税课外，愿自承课卖酒。上曰：自昔监官多施官钱，若令百姓承办，庶革此弊。具试行之。大定二十八年冬十月，东京诸府镇，置流泉务。”从这些注释和史载看来，酒，称“流泉”，“务”即贸易之所。依此得知，所谓梁渔务就是有关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交易场所。此本不是地名。然而名之既久，也就以为地名了。不过，既称“梁渔务”，其地必为鱼米之乡，交通称便之地。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元年也曾到过梁渔务。据《金史本纪》载：“己丑，如（往的意思）中都；壬辰，次（到的意思）梁渔务。”可见梁渔务是当时很有声望的市镇。如其不然，一位堂堂的金国皇帝怎能想起去这个地方？不过梁渔务并非金时所设。据金史本纪《斜卯阿里传》载：“攻显洲（今北镇），下灵山县（今阜新境），取梁渔务，败余睹兵。”梁渔务是金灭辽时取得的，早在辽时就已有了。

那么，梁渔务又地在何处呢？这从宋代许亢宗的《奉使行程录》记载他从显洲、经兔儿涡，到梁渔务的这段行程是可以知道的。其行程录说：“离兔儿涡东行，即地势卑下，皆蓰苻沮洳积水。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，多被溺，名曰辽泽。”梁渔务是在低洼地区，古辽泽地内。

我县东南部为柳河、绕阳河下游，素为县内低洼区。据历史记载，为古辽泽地，其地势低洼，并且到处是芦苇和泥泞，恰是辽金时代辽泽地的本来面貌。也可以想见，在辽金时代战事频仍，无视治水，所造成的河水横行，四处泛滥的景象。当然这样的现象在今天是不见了。这是黑山人民改造自然之功。然而我县东南部是历来的低洼区、古之辽泽地，却是无可非议的。而有古城遗址的土城子，又恰恰是在

我县的低洼区，古辽泽地，这也同样是无可怀疑的。试想，这与行程录所记，梁渔务在“卑下”之地是何等相合！倘否此，则古城址在“卑下”之地者，更有何处？公廩地当丘陵之地，大黑山又在高亢平原，皆非行程录所载“卑下”之地。况芦苇丛簇乃洼地才能有，泥淖多水更非高亢之地所可能。依此看来，今之土城子即辽之梁渔务地，金之望平县城，似为近理。

许亢宗到梁渔务时，在其《行程录》里又写到：“务基依水际，居民数十家，环绕弥望皆荷花，水多鱼。”原来梁渔务所在的自然环境是靠近莲花泡，而且又是泡中多鱼的地方。按这样的自然状貌求之，不也应当是土城子的古城遗址吗？因为土城子的古城遗址就正是位于莲花泡西岸的。莲花泡不仅莲花丛生，而且泡内多鱼。解放前是我县著名产鱼区。自然环境相合。溯自辽金至现在，经过八百多年的风云变幻，虽不能说当时的自然状貌不能毫无改变，然而，尽管年湮代远，自然形成的莲花泡也不会毁踪灭迹，正如过去的山河而今日依然存在一样。又，假如我县境内还有另一个莲花泡，那也许要当作别论的。惟莲花泡独此一处，此非望平，又孰可当之？土城子的古城位置，不仅与地在低洼的条件相合，而且也与史文记载的自然状貌相一致。土城子即金之望平县，实在是情合理合的。然则，望平遗址也就并非如有人说的“在公廩”，也非伪满黑山县志所指的“在大黑山”了。事实是的确的，公廩和大黑山，谁听说过曾经是芦苇充斥、泥水遍地的低洼区？有过河水弥漫、荷花丛萃的莲花泡？其与梁渔务的自然环境相背，不是很明白的吗！至于许亢宗的《行程录》是记其亲眼所见，绝非虚文妄语，当可

置信。

提起莲花泡，原籍黑山的中年以上的朋友也还能记得。莲花泡是我黑山历史悠久的天然泄洪区。平时，莲花泡南北长三十里，东西宽七里，最狭处一里。水盛时则弥漫无际。绕阳河上游水，流入泡内，经泡南一带苇塘，再流入绕阳河，注入渤海。泡中遍生荷花，水中鱼虾丰富。建国前，这里不仅是著名鱼产区，也是莲蓬的惟一出产地。每当盛夏到来之际，鱼虾和莲蓬便云集登市，在我县各地集镇可举目即见。莲花泡也是我县著名的游览区，每到荷花盛开季节，常有人临泊赏荷，或泡边垂钓，曾吸引过许多游人。然而，一九五八年开渠排涝，泡水为空；加以多年风剥沙淤，几乎夷为平地。年轻人自不知有过莲花泡了。然土城子有过莲花泡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
有人说：“莲花泊那里没有古城址”。但经一九八五年五月的调查，该地确有古城址，而且至今显而易见。城址今已成为耕田，但其地面仍明显凸出约四十公分。城址成方形，南北二里，东西一里，位莲花泡西岸。当地村民皆以“城里地”、“城外地”区别称之。并有误此城为“高丽城”之语。据当地村干部介绍：“每到春风季节，城里地就遍地瓦砾断砖，因妨碍耕种，经几年努力才清除干净。”按城址的范围，从古代言之，不可谓小。从碎瓦残砖之多，可知其建筑规模。其为县城之地，则当是矣。

又，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时曾在此挖出铜钱近千斤。一九七五年十月，干渠清淤时，又在此挖出铜钱两缸半。缸内的铜钱，除宋币外，还有金“海陵王”时所铸的金代铜钱。能出土这样多的铜钱，绝非一般无市的聚落所能有，若非商

贾集中，贸易兴盛的市镇，又怎能有如此多的铜钱？说此地
为梁渔务，并非穿凿附会。

也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干渠清淤时，又于此地挖出一坛
白骨，上盖辽代青砖。这是辽金人的丧葬习俗。又据当地退
休老教师勾宝山介绍：“村民吴志学在院内挖菜窖时，挖出
布纹瓦一堆；又挖出‘高丽锅’、小口大肚坛子等遗物”。
这又可以确认此城的年代是在辽金。

有人又说：“莲花泡的城址是辽城，而非金之望平城”，
此真不足为说。金攻取了辽的梁渔务后，因建望平县是不会
把辽代所建的梁渔务城统统推倒，再另建新城的，这正如我
们今天不能把秦筑万里长城推倒一样。有人还认为：东公廩
的城墙是夹棍筑城法筑的，系金城，当为望平县地。不知这
是怎样的一种逻辑法，是金城就一定是望平县地？此说倘可
成立，那么县境金城多矣，都可以认作望平县了？东公廩是
金城，西公放也是金城，哪一个为望平城呢？单从区别金
城、辽城、汉城而定望平城址，是有偏颇的。

有人又引用金代王寂的《辽东行部志》给望平县在东公廩
找史证：“……丁酉次望平县。望平本广宁府倚郭山东县
也，朝廷以广宁距章义县三百余里，路当南北之冲，旧无郡
邑，乃改山东为望平，治梁渔务，以适公私之便。”引者
说：“王寂于大定十七年到过望平县的”。但据见王寂《辽
东行部志》载：“明昌改元，春二月十有二日，丙申，余以
使事出按部封，僚吏送别于辽阳瑞鹊门之短亭。是日宿沈州
（今沈阳故城），丁酉次望平县，戌次广宁（今北镇）”。
按此记载，王寂是在“明昌改元”那年的春二月到望平县
的，并不是大定十七年，而是大定二十九年的第二年，即明

昌元年。从记载的时次看，“丁酉次望平县”的“丁酉”，是以干支记日的，而并非记年。若以“丁酉”为记年论之，大定十七年（1177年）确为“丁酉”。但梁渔务升望平县是大定二十九年（1189年），此时梁渔务尚未升为望平县，王寂又怎能到得？这种荒唐的证明，能相信公廩为望平县么？

有人还引用王寂《行部志》：“是夕，借宿僧寺。寺中罕睹波（梵文·塔）其上有大定二年春，显宗御题。下云：皇子楚王书。即是当时未正春官之号，从世宗自辽之燕于此驻蹕时所书也。”以王寂所宿之僧寺，于寺中所见之塔，来证明公廩即望平县，公廩马鞍山之塔为望平塔。就王寂所见之塔言之，也并非公廩之塔。何以知之？王寂所言之塔是“寺中罕睹波”，其位置在“寺中”；而公廩之塔是在西公廩庙址后面的马鞍山顶，其位置在“寺外”。依此看来，王寂所见之塔与马鞍山之塔，实非一地之物，是很明显的事。可是引证者却又将此混为一谈，且又证之以“望平塔”，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。

再从王寂借宿的僧寺言之，也并非公廩的庙。皆知，东西两公廩之间夙有东沙河相隔。东公廩既定为望平县城，而庙又在相距五里路、间隔一道东沙河的西公廩。王寂借宿僧寺时是必须行五里路、跨过东沙河才能到僧寺的。谈何容易，而王寂在其《行部志》中却无一字记载，只淡淡地记了一句“是夕，借宿僧寺”，仿佛并未经过行路和涉水的事。阅读王寂《行部志》，连风天雨日、一路见闻，都能不吝笔墨，一一记下，如其确经行路涉水，也不会不记的。从王寂所宿僧寺的规模看，也与公廩的僧寺不合。王寂所宿僧寺既有金世宗

（完颜雍）驻蹕过，这庙宇应当是很大的。但从公廩的庙宇看，却又不大的，最多只能有一层殿。这样狭小的庙宇，要王寂宿之尚有可能，要金国的皇帝宿之又怎能容纳下有文从武卫的车驾？王寂借宿的僧寺必为别处，并非公廩。以这样的庙为佐证来定公廩为望平县，也是不能叫人信服的。

有人又说：辽东行部志载，望平在广宁（今北镇）东北一百五十里，与公廩的方向、里程完全相合，从而肯定望平县在公廩。事实也并不尽如所言。《行部志》虽有“望平在广宁东北一百五十里”的记载，可是《行程录》又记载“梁渔务在显州（今北镇）东百五十里”。究竟望平是在北镇之东，还是东北？“东”和“东北”，虽只一字之差，却有千里之谬。要按望平在公廩的说法，与在“东北”的方向是相合了，可是里程又有了问题，北镇距公廩不足百里，与行部志所载“一百五十里”差之远甚。路有直迂，虽无须苛求，也不宜差之过远，应以相近为可据。要从方向、里程之完全一致求之，则大黑山恰好在北镇东北一百五十里，方向、里程完全一致。伪满所编《黑山县志》就正是这样断定望平遗址在大黑山的。其志载：“大黑山村内有一小村，曰小南关。询之土人云：‘昔年有土阜向南开门，今已夷为平地。似此，则该村附近当有望平城旧迹，只今无考矣’”。如是云云，猜断之言可见。这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。但从《行程录》所载“在东”的方向和相距“百五十里”的路程考之，与北镇至土城子的方向相合，里程，虽不能确说其恰为一百五十里，却可说接近百五十里。况且又有辽里小于今里之说。从方向里程言之，可说基本相合。望平应在土城子而不应是公廩。

金在梁渔务设置望平县是有其目的的。据《行部志》说：“望平本广宁府倚郭山东县也，朝廷以广宁至章义县（沈阳于洪区）三百余里，旧无郡邑，乃改山东为望平，治梁渔务，以适公私之便。”是为公私旅行的方便才在此设县的。土城子在辽金时代正地处辽东、辽西交通孔道之中，路当要冲之地，东距于洪，西距北镇，约在三百余里的中间之地，又是商旅往来的梁渔务地，设县当在此地，而不能在公廩。因为公廩古时不曾有过交通孔道经过，更未曾设过梁渔务；按《行部志》所载，望平县是与公廩的地理位置不合的。近见李氏《盛京疆域考批注》，亦言金之望平县在“今黑山县姜屯镇北土城屯”，并言“有塔址”，所考与奉天通志合。按以上诸据，金之望平在土城子，当无疑矣。

望平遗址问题，如上所述。粗识浅见，难当大雅。所论为是为非，或对或错，仅知其如此。望专家、识者指正。

按 语

《金代望平县遗址考》，为研究、考证古黑山建置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
望平县遗址，众说纷云：一说在今黑山县城北东公廩村；一说在县城东北之大黑山村；一说在县城东姜屯镇土城子村。

为考究史实、热切期望有志于史学工作和关心本刊的读者，秉笔直书，为本刊提供翔实史料为幸！

编 者

望平“梁鱼务”址考

许作栋

黑山境内在金时曾设置望平县。然对望平县治所，各方意见颇不一致。惟独“金大定二十九年，升“梁鱼务”为望平县”一说，均无异议。那么，望平县址，竟在何处？

按《中国地名大辞典》（815页）载称：“梁鱼务”山西店镇，金置，在今奉天省黑山县”《盛京疆域考》（第五卷第六页）称：望平（今新民厅西北），金大定二十九年升梁鱼务，置镇一，有梁鱼务山西店地与县治同。从上述两点看，“梁鱼务”确是官方设置，而且地点也应在今辽宁省黑山县境内。那么“梁鱼务”究竟设在什么地方呢？据《奉天通志》卷五十五第二十六页）载称：显洲东行九十里至兔儿沟，又六十里至梁鱼务⑦。《辽东行部志》载，望平本广宁府倚廓山东县也。朝庭以广宁距章邑县三百余里，路当南北之冲，四元郡邑，乃改山东为望平治梁鱼务，以适公私之便。两者所言，一说梁鱼务在显洲东一百五十里处（辽里）；一说在章邑至显洲（三百里）中间，也是一百五十里左右（辽里）处，不谋而合。那么，章邑在什么地方呢？据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（843页）载：章邑县在今沈阳西南七十里，接新民县界，按《大明一统志》称：“广洲即章义县，亦即章义站，西行六十里至辽河，又五十里至绕阳河之莲花泊，即为梁鱼务。再西行百三、四十里至北镇城⑩。上述几说均可证实梁鱼务确在章义至显洲之间，并在绕

阳河畔之莲花泊处，当无异议。那么显洲在什么地方呢？按云麓漫钞所记“御寨行程为自西而东，由广宁府东行三十里至显洲，是余广宁府和显洲不在一处，由此可以证明。①《大明一统志》说“梁鱼务”至北镇城一百三、四十里，那么距显洲就应该是一百一十里左右。而章义距梁鱼务也是一百一十里左右。按辽里小于明里计算，章义至显洲辽里为三百余里，而明里则是二百二十余里。梁鱼务距显州辽里一百五十里，明里一百一十里，梁鱼务至章义辽里一百五十里，明里一百一十里，几说都相吻合。许亢宗《奉使行程录》“自显洲九十里至兔儿沟，六十里至梁鱼务，务基依水际，居民数十家，环绕弥望皆荷花”②。此说与前几说完全一致。再看《奉天通志》记载：“莲花泡西岸姜家屯，为县治东境巨镇，镇东北五里土城子为旧梁鱼务地，金升为望平县，明以后废③。这就完全可以确定、“梁鱼务”的地址，就是今天的黑山县姜屯镇东北五里土城子村。该村在绕阳河西岸，至今莲花仍年年开放，群众仍呼为莲花泡，并有塔址。

姜屯镇管内、地滨绕阳河畔，平原沃野向为渔米之乡。辽代在此设“务”以收粮鱼之利，和宋代在景德镇设瓷窑传场务，都是很自然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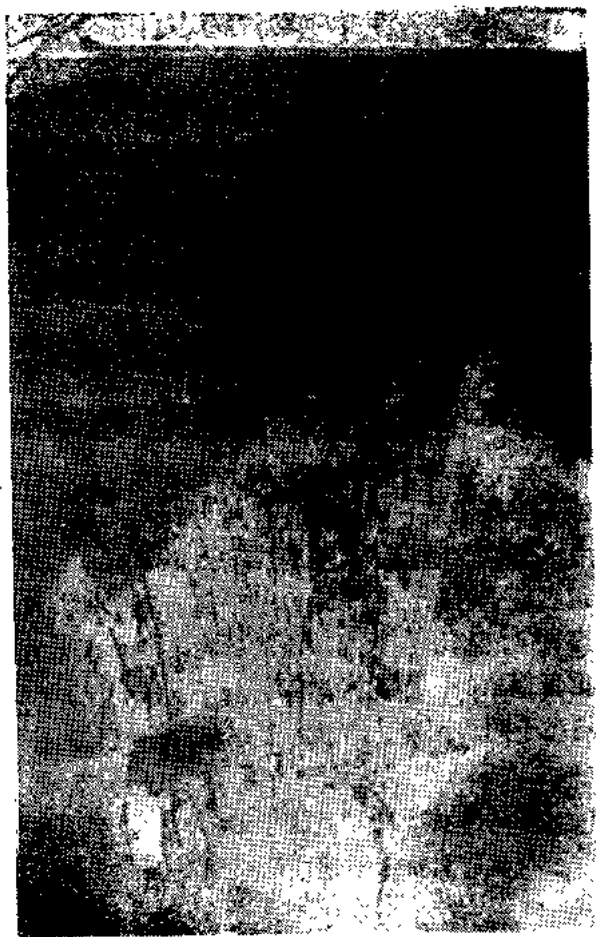
对韦城子历史的考察

李箕山

韦城子乃古之镇安堡。而镇安堡之由来，乃始于明正統年间在修建辽西边墙时，与镇静堡（白厂门）同时所建。当明将李成梁为辽东总兵镇守广宁（北镇县）时，镇安堡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如明天启二年（公元一六二二年），西平堡之役（西平堡地在盘山县境内），明、清两军曾在此地作战，镇安堡守将郑维汉战败降清，镇安堡即入满清版图。

一、韦城子历史与军事上的价值

韦城子是一座古城，这座古城何时修建？史无可考。据乡人言，此城为“高丽城”是否为高丽城？亦无考证。不过距韦城子村东二里半地有一个高丽墙子村。高丽墙子村目前尚有一段砖墙，这段砖墙的砖和韦城子城墙的砖相比，大小重量很相似，由此，足证韦城子（镇安堡）城与高丽墙子边墙建于同期无疑。回溯唐太宗年代，薛仁贵征东曾经涉及此地，而所征者即“高丽”（朝鲜族另一个支派）。由此看来，镇安堡（韦城子城）当建于前唐时代。至于韦城子村北边关“烽火台”始建于明朝前期，当时明清角逐于辽东，明朝统治者，为了开边设守而建筑“烽火台”。韦城子（镇安堡）城墙的砖和烽火台的砖，从大小重量与颜色相比迥然不同，由此可证韦城子城和烽火台决非同期修建，是城垣在先、烽火台在后，无异议矣。



鎮安堡（今八道壕鄉韋城村）遺址城垣之一角

（紀維本供稿）